

国家行动

□初曰春

最近几天,李云尔心里很不舒服。去年的这个时候,她也跟现在一样总不在状态,有一门必修课还险些挂科。

事情说起来并不复杂。暑假之前的这一两个周,同学之间被安排了各种聚会,有的是以社团的名义,有的是打着老乡的旗号,总之理由五花八门,好像过个暑假就再也不会见面了似的。问题是,所有聚会都讲究AA制,花钱是让她最头疼的事儿。

李云尔原本很喜欢热闹,在老家读高中那会儿不但学习成绩好,在各类集体活动上也经常抛头露面,甚至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。那时候,她算得上是校花级别的风云人物。可是,读了大学之后,李云尔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优势,用流行的话讲,她缺少存在感。

这是一所令人艳羡的高校,在老人家眼里,能在这里读书等于坟头上冒了青烟,是要受人膜拜的。爹跟她说过,今年高考的时候,有的学生家长还专门跑到她家门前,在那棵老槐树下放鞭炮。她觉得这是盲目崇拜,很可笑。可爹不这么认为,他始终为女儿感到骄傲和自豪,谁说不是呢?这档子事儿爹肯定是听娘说的,那会儿他在国外工作,说白了就是跑到异国他乡打工。她似乎能够想象到,爹会在工友中炫耀,说俺家彩云是高考状元,电视台都来采访过呢。

李云尔过去叫李彩云,是她读大学以后自作主张改了名字。她实在是看不上有些人的作派,好像乡下来的人就比别人矮三分,同宿舍的“大河马”就是这副德行,第一次见面就笑她的名字土得掉渣儿,然后哼了一声。那声音是从鼻孔里拐着好几道弯儿冒出来的。“大河马”是她给对方起的外号,人长得丑俊先搁在一边不说,关键是那人长了个朝天鼻,很扎眼。

偏偏是这么一个人还喜欢对别人品头论足,有什么啊,不就是有个经商的爹吗?那家伙仗的不是真本事,她先是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夏令营,又在一个全国的比赛中拿了奖,靠自主招生进了学校,以后还要到国外留学。这是“大河马”自己说的,她还说只要有钱就没有摆不平的。那次,“大河马”喝了酒,还吸了烟,最关键的是说完话也哼了一声,她便特别留意了发音部位,没错,那似是而非却又无比清晰的声音,透着不屑,也变得异常刺耳。

打那以后,“大河马”的一切都不顺眼了,无论穿衣打扮还是说话办事都那么别扭。李云尔虽然打骨子里瞧不上,但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,这是她必须承认而且不得不面对的现实,把自己的名字改掉就是最明显的例证。

世界变得越来越浮躁,李云尔无数次地对自己说。她想跟“大河马”一样穿得得体面一些,唇彩眼影粉饼之类的虽然用不起名牌,最起码也得有。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愚蠢的决定,李云尔因此付出了极大代价。

她跟家里要钱,短短一个学期,除去学费和生活费,她花了将近两万。为此,父母吵了很多次,爹说穷养儿子富养女,别人有的自家闺女一样都不能少;娘说生了丫鬟身,就别想当富家大小姐。李云尔认为娘头发长见识短,人靠衣裳马靠鞍,女人的优雅是靠钱堆出来的。事后,她明显感到自己过于偏激,可她已走火入魔,甚至无可救药了。

在手头紧张的时候,李云尔冒出过罪恶的想法。别看学校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名校,但那么大的校园里,发生任何稀奇古怪的事情都不足为奇,比如网上炒得火爆的非法交易,她全动过心思。“大河马”真是膈应人,把这类人说得富生不如,还诅咒

说这样的人有爹娘养没爹娘教,干了龌龊事儿爹娘准得跟着遭殃。当然,她说得文雅,张口闭口都是父母什么什么的,让李云尔感觉她是在显摆甚至在卖弄。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过法,如果自己爹娘也那么牛,谁会有那些乌七八糟的想法呢。

“大河马”应该能看穿自己的心事,每次刚产生那些古怪的打算,她就会言之凿凿地评论一番。很多时候,她偶尔瞥自己一眼,或是跟舍友说句悄悄话,李云尔都会感到身上刺挠。她肯定是瞧不起我,绝对是在背后说我的坏话,这个念头一旦形成,李云尔便像被施了魔咒,在反反复复的自责中无法自拔。她开始怀疑一切。

爹受伤的消息来得很突然,让李云尔觉得“大河马”身上有股诡异的力量,是那些诅咒显灵了,还是纯属巧合?她说不清道不明。恼火的是,爹对这件事情很不敏感,主动放弃了赔偿,说这个项目代表着国家形象,属于国家行动。这都哪儿跟哪儿啊,别说出国务工,就是在老家县城的工地上发生事故,也得打官司讨来赔偿金,可爹说是自己操作不当,不能怪别人。爹一辈子种庄稼,准是被良心的老板洗了脑。

爹是个倔脾气,认准了的事儿一百头牛都拉不回来,说做人就得干良心活儿,吃良心饭。往下的日子可怎么办啊?李云尔有些犯愁。这些个同学聚会是不能参加了,还有暑假的支教活动恐怕也得放弃,她决定找个好人家做家教。

这个计划是受了娘的影响,她目不识丁竟然独自跑到北京干起了家政,还一个劲儿地夸那家人心术正,说那家的男主人总是念叨,说别管干什么活儿都是在为国家作贡献,说到底都是国家行动。真是扯,明明想让保姆死心塌地地干活,还要编出冠冕堂皇的理由。李云尔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嘲笑自己的无能,真是可悲啊。

很意外的是,李云尔跟“大河马”——也就是我,刚喝了一场酒,她有些醉了,嘀嘀咕咕说些八杆子打不着的话题,出现频率最多的是“国家行动”。这个词我父亲经常挂在嘴边,她爹的老板就是我父亲,她喝醉酒把我说得一文不值,我心里不得劲儿,就竹筒倒豆子把话全都搭了。现在,我还想告诉李云尔,她的母亲,哦,不对,是她娘,就在我家,这些事儿全是我父亲一手安排的。不管你信与不信,这事儿就这么凑巧。李云尔真醉了,她把国家行动翻来覆去地说了很多遍,但我没醉,我还想问问她为什么非得管我叫“大河马”,要多难听有多难听。不过,我确实长了个冲天鼻,还有文章里写的这些,全都是事实。



住自己认定的事,含泪也要开出花来。
徐俊国 绘

落泪是金

□文清丽

“微笑、不要晃,说话放慢!乖,看姥姥,是这样,对,我娃真聪明!”姐边示范边给即将从幼儿园毕业的外孙女讲解如何主持毕业晚会。爱人说,你姐行呀,挺像那么回事的。我看着身材修长、已六十岁仍把超短裙穿得有版有型的姐,打量布置得典雅而清新的家,再望姐坐在沙发一角的外甥,我挤出即将流出的泪说,你不知道姐年轻时,可能干啦,四乡八里,名声远扬。

妈是生了三个儿子后,才生的姐,极其溺爱,取名爱娃,全家大小,把她像公主似的惯着,当军官的哥哥们探亲回来带的糖果或礼物,我急着要打开,妈都不让说,别急,等着你姐回来一起吃。礼物,姐要先挑。那时她已经上班了,穿着蓝劳动布夹克,里面露出粉格色的衬衣,戴着蝴蝶牌手表,骑飞鸽牌自行车,后面跟着一群小伙子呢。

姐是老三届,在学校,吹拉弹唱,无所不能。妈常说我手笨,嘴拙,说姐文武双全。妈说的文是指姐能写毛笔字,能在县中学登台讲演,写得一手好文章。武指会开拖拉机、车零件。村里谁家小孩生病,还能给打针。姐上中学学工学农,课本荒了,高考制度恢复,没考上大学,就在我们公社农机站当了一名合同工。

姐比我大十一岁。她在小学校排样板戏时,我常常带着小伙伴去看。她扮李铁梅,我最喜欢她左手握拳、右手高举红灯的那个样子,特像女英雄。文革结束,村人押着四人帮游街,姐扮的是江青,戴着用麦秆做的眼镜,晚视一切的神态跟电视上坐在审判席上的江青有一比,气得观众扔石子瓦块砸她。

姐相继生了三个女孩,婆婆家嫌弃。每到姐生产,妈让我到村头去看姐夫若是脸有笑容就回去告她,可惜每次她的希望都落了空。以至我害怕长大。姐终于生了男孩,谁料外甥

十八岁那年,突然得了多发性神经纤维瘤,先是双耳听不见,接着双眼疼痛。姐姐姐夫开始带着外甥走上了漫漫求医路。从北京到广州,从大医院到网上乱七八糟的刘医生张大夫,只有一个结论:做手术,会有生命危险;不做,瘤子只会越长越大,会压迫相关神经功能丧失。比如听力下降、视力模糊等。此病在国际上都是难治之症。那是一个闷热而难熬的夜晚,姐姐和姐夫在院长长的走廊里,争吵了一夜,决定手术。结果,瘤小了软了,但是外甥双眼看不见了。

十九岁的外甥,看不见,听不见了,以后怎么生活?当我回到家,看到姐姐在外甥手心一笔一画写字,姐写一个字,外甥复述一声。这是他跟世界交流的唯一渠道。体育场,外甥一脚就把球踢到了十米以外,胖胖的姐夫一次次地跑着去捡;姐夫还没顾得上擦掉头上的汗珠,外甥再一脚,姐夫又得跑着去捡。吃饭,把菜扶到碗里,再把他手拉着放在碗边;喝水,杯子递到手里;走路,双手扶着:上楼梯,先抬高外甥的胳膊肘示意他迈腿。日子,在我转眼间就是,在姐姐的岁月里,可都是一天天,一月月地熬着。

现在外甥二十七岁了,他的同学有的参加了工作,有些都有了孩子,外甥还像一个孩子一样,身边不能离人。看着可怜的外甥,我给他钱,他不再像往年一样,高兴得握握我的手,而是把钱扔到一边。让他换新衣服,他死抱着旧衣不放。胡子黑刷刷的,死活不理,澡也不愿洗。有天晚上,姐夫不在,姐姐扶着外甥进了卧室,出来跟我说话。忽然听见厨房有碗落地声,我俩跑进去,外甥正在厨房上上下下摸。姐问他要啥,他说刀子。姐姐说,你大晚上的,要刀子干嘛?他说想死,这么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。说着,一屁股坐在地上,大哭,我俩合力拉,他手上的劲真大,一把就把我们推出好远,只说一句话:不给刀,他就一直这么坐着。

姐让我回屋休息。我怎么能睡得着呢?姐拉着外甥的手,写一下,外甥甩开,再写一个,外甥再甩开。姐姐给他最爱吃的,不吃。给他说好话,他听不到。直折腾到三四点,才回屋休息。从此,姐把碗、刀子、剪刀,一切危险的东西,全锁了起来。

姐说,三天两头就闹一次,你姐夫在,我心里还踏实:你姐夫要不在,我都感觉活不过天亮了。也是,咱又不能怪娃,他难受呀。人大了,想的就多了。你说这啥时是个头呀。

姐哭,我也哭。外甥的未来我们不敢想。据医生说,纤维瘤长在哪根神经上,哪根神经功能就可能失效。也就是说,外甥某天也许就不会说话,也走不了路了。给他手心写字他喊疼,就给他胳膊上写,腿上写。有时,他死活就不让你写,你写半天,他嘴闭得紧紧的,你不知道他感觉到了没有。他现在不跟你交流,你不知道他想什么,一天到晚也不出去,不吃药。头痛得无法忍受,就往墙上撞。经常一个人蒙着头在被窝里哭。看着烦,就出去跳舞。你姐夫骂我,说你过得不如人,还有啥心思跳舞?妹你知道,姐心性高着呢,在哪个单位都是先进呀。过得不好,就不能见人,难道我就整天坐在家,望着他哭,哭定啥用呢?只盼着有一天,这个难题医学界给解决了。

日子有苦也有乐,你看,穿着超短裙的姐姐,带着外孙女又跳起了《小苹果》。她的舞姿还是那么轻盈,声音还是那么甜美,让我恍若看到她年轻的身影,看到她不甘认输,跟着命运斗呀,斗呀,眼里含着泪,但仍笑着。